

关于虾

生于鱼米之乡的爱人问我,小时候吃过鱼没有。我说没有,井里没有鱼。他又问我,吃过虾没。我说没有,井里没有虾。

听起来匪夷所思,我的幼年食谱里居然没有鱼虾。我的祖先世代在山沟里生活,用一个姓氏在祖谱上写出十八九代,将房子修在四面八方,把土地买到七村八寨。而到我的出生地,没有一个池塘,更无一水库。

我们喝着从岩缝里流出来的山泉,几户居民共用一口水井。也会在山坡上用竹节拼成一根导流管,将水引进自家的水缸。涓涓细流,源源不断地为山沟注入新鲜的血液。

其实,鱼肯定吃过,必须到十几里外的集市去买。每年秧田放水之时,也能在水沟里见到虾。应该说,叫虾仔更合适。细小的虾仔装进玻璃瓶,在并不太清澈的水里来回穿梭。虾仔成了我的宠物。

一只虾带着它两只坚挺的“长枪”,刺出水的柔波,两根浪漫的长须拖出一条河的逶迤。

一只大虾,无论生于淡水还是海水,除去头部和硬壳,剩下的肉,重量几斤与它均等。料酒和姜葱在开水锅里翻滚出的辛辣,如浪潮褪去一只虾的腥气。一只虾翻转它丰腴的身段,青白的外衣最终鼓胀成坚硬的粉红铠甲。白灼虾,以最简单质朴的方式,结束了一段在水里游走的奇幻旅程。

葱姜汁、酱醋,都可以成为白灼虾所匹配的蘸汁。味蕾的感受,之于情感的喜好一样,个中滋味,因人而异。而舌尖上泛起的爱恨,会激起心颤每一次细微的触动。

吃白灼虾时,需要一双灵巧、勤劳的双手。但虾滑或者虾丸不用。虾肉在搅拌机里百转千回地冲刺与旋转,虾仁在刀背下千百万次的震颤,都只为我们所感受的弹牙或者软糯,呈现出合格的虾胶。

去壳是做虾胶的前提。鲜活的大虾,较难去壳,依然跳动的身躯,壳肉相连,缠缠绵绵。指尖那一段于心不忍的犹豫和迟疑,要交给冰箱去封存。将活

虾放入冷冻室,约二十分钟后,虾的记忆在冰点永生,壳肉达到无我的境界,由人轻松摆弄。

虾饺可用虾仁,亦可用虾胶。虾胶里掺进熟淮山的天然软糯和黏性,缓和了虾肉作为饺子馅过硬的质感,即使不用鸡蛋清,也能柔和地散落在我们的口腔。再来一点朴素的白萝卜碎,消除土地与水域的距离。氽水后变软的白萝卜,凭借自身携带的水分和清甘,巧妙地解决了肉食所固化的荤腻。

水煮、拌食、清蒸,不同吃法,饺子的包法也有区别。水煮和拌食,大致相同,折合处交拢,随捏即成。蒸饺,多为柳叶,或月牙形。蘸料,可以用辣椒油、酱醋和蒜泥,也可以用冷开水或者香油稀释芝麻酱,加盐调味。

很多次,我明明看见饺子皮在自己左右手晃动,收放之间,生出一个个形似柳叶的生坯,到最后呈现在盘里的,却是一个个有些乖张的老鼠饺。

除了椒盐虾,印象最深的,可能要算金沙虾。虾仁去头和壳,留尾。虾仁开背,用盐、黑胡椒等料腌好,再裹一层生粉,挂鸡蛋糊,粘上面包糠(露尾),在锅里油炸。带有胡萝卜素红的面包糠比起原色面包糠,更能多一份金的质感。后将干辣椒和花椒炒香,再放入炒米和炸好的虾排炒上片刻。炒米沙沙地落入盘中,金黄的大虾从不同水域,盛装集结。

炒米在口腔爆裂的声响,向我阵阵袭来,不是有人指点江山,更像长者们围坐一团,分享各自的人生经验,春耕要选好哪些种子,秋收要先割掉哪片谷物。带着锅气的炒米,与鲜嫩的虾肉同时入口,多像过去活跃的村庄,该老的老去,该长的在继续勃发。

我妈总是变花样为我侄儿烹虾。她常常抱着歉意,说那时她年轻,没有把我和弟弟照料好。其实,不同时代,造就不同人的命运,每一种选择,都值得去懂得去理解,每一份艰辛和付出,都应该去感恩。一只虾,一半身躯在长枪硬壳里武装,另一半包裹着对于人无悔的供养。

目送你的那双眼

□谭杰

和父母分别住在一条“Z”字型街道的两条横线上。关门下楼,走过一条街,右转弯过一条街,再左转,共计一千五百步,耗时五分钟,所谓一碗汤的距离。这条连接我和父母家的路不知道走过多少回,我也时常提着我为父母熬制的那些食物汤水走在这条路上。

因为住得近,回娘家成了家常便饭。在父母家蹭饭,或饭后在父母所住小区散步,在那里总能遇到他们,这样既锻炼身体,又看望了父母,一举两得。散步后如果时间尚早,便在父母家小坐,看会电视,闲聊几句,往往在我觉得还不晚的时候,父母就开始催促我回家,理由是太晚了回家不安全。我常常笑着嗔怪父母,老是催我走,以后我不回来了。

几番催促后恋恋不舍地离开父母家,父母照例要送我,即便是母亲因腿脚乏力走路都需人陪伴的情况下,也执拗拉着父亲送我。

争执无果,只好依了母亲。于是,母亲挽着父亲的手臂,我挽着母亲的手臂慢慢行走。大院内的灯光,照着三人

的身影缓步向前,身影越拉越长。

出大院左转,十余步便到了“Z”字型街直行街道的路口。站在路口,照例和母亲拥抱告别。曾经和我一般高,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的母亲,此时佝偻着身子像个孩子似地靠在我肩头很是享受,拍拍她的背,摸摸她的脸,然后挥一挥手。在我转身过马路的时候,身后总是传来“小心点,看着车”的叮嘱。

我总是走在有光亮的路灯下,是因为有次母亲无意中说见我穿过马路一会就不见了。于是此后我就刻意走在路灯下,让橘黄的灯光沐浴着我的身躯,让父母看着我行走的背影,看着我的背影在灯光的映衬下越拉越长,最后消失在他们目光不能转弯的地方;然后停下,转身,看着路口那两个一直未曾离开的模糊身影,和父母的视线隔空凝望,挥一挥手,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
我不知道挥手之后父母是如何相互挽扶着,步履蹒跚地走回家的,同样他们也不知道挥手之后,我转身眼角滑落的那滴泪。泪光中闪现出许多离别

时那双目送你的眼,包含期望与疼爱的目光在记忆深处扎下根来,如日月星辰一般高远,如江河湖海一样永恒,温暖着我每一个春夏秋冬。

小学毕业我本可以留在父母所在的学校继续学习,但望女成凤的父母把我送到了更好的学校学习。学校离家有几十里路,因交通不便,偶尔周末离家返校的时候,父亲都会陪着我步行去上学。蜿蜒的山村公路上,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,背着书包,父亲的背上背着母亲给我做的要带到学校去的吃食。我不记得路上和父亲说了些什么,只记得那条路很长,拐过一个又一个洒满阳光的弯道,走过一座又一座开满野花的坡,淌过一条又一条泛着星光的河……再长的路,也逃不过一别。送至半路,父亲停下来不再送我,接下来的路我得一个人走了。幼小的我且行且回头,父亲在远处望着我,温暖的目光,让孤单的行走不再孤独,让总是觉得身后有沙沙脚步声的我不再害怕,让我在求学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加笃定与从容。背后那一双充满期许

的眼睛,给了我巨大的鼓励 and 信心。

多年之后,当我们觉得自己变得很强大与自信的时候;当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,当我们觉得我们和当年的父母一样可以给人呵护与温暖的时候,当我们以为肩头能挑起责任也能挑起使命的时候。也许,有一天,在回首的片刻,在远行之前,在离别之中,我们会突然发现,我们饱经风霜、日渐衰老的父母,在我们身后,在我们回望就能看见的地方,正以一种——充满无限怜爱、无限关怀、无限牵挂的目光,深情地注视着我们,目送我们远行。那一刻才觉得,即便是你走得再远,也走不出母亲的牵挂和父亲的目光。

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,忘记了回眸望一眼,忽略了身后一直注视你前行的那双眼。只是,愿你我的努力能赶上父母的老去。

年少不知目送情深,知时已是人到中年。

突然就想起读过的一篇散文《目送》有这样一段话: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